

《资本论》引读

An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第 1 卷

方大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资本论》引读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方大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近照

简单说明

《〈资本论〉引读》是为有志精读《资本论》原著而又遇到很大困难的人写的。读者对象包括只具中等文化水平,并未受过专业教育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又有志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对于理论工作者精研原著也有帮助。

本书严格遵循原著思路导读,注重增强原著论述的连贯性和划清思路转折。所有章节论证的关键点引用原文,需诠释之处则加解说,论述可简则简,并不强求简繁一致,目标在于解除阅读困难,有利于消化原著文句,吸收原著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本书共分三卷,遵循《资本论》三卷原著的编排。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已经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页）。《资本论》也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只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研究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生产是一个过程，只要它是不断进行的，那一定是“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9页）。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一开始就必须运用抽象法，“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页）。直接生产过程就是撇开消费、分配、交换来看的生产过程，是指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直到生产出产品来的过程。

序 一

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方大左先生积二十多年心血精心撰写的《〈资本论〉引读》(三卷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国《资本论》研究领域的又一新成果,我相信会受到《资本论》广大读者的欢迎。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形下,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样大篇幅的专著,的确让人感到异常欣慰。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被恩格斯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积四十年心血撰写、恩格斯几乎花费晚年的全部精力整理了第二、三卷手稿出版的这部著作,被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许多知名学者公认为经济学说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的确,《资本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极其严密的思维逻辑,科学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和其运行机制,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和为更高阶段的社会所代替的历史必然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无疑,《资本论》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力图摆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来说,为他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科学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有那么一些人借口《资本论》是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写的,20世纪初叶以来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阶段,并逐渐强化了国家干预,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认为《资本论》中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以此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但是,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经济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也就是说,其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性质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而变得过时。对待《资本论》应抱的科学态度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应运用《资本论》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人认为我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否定《资本论》的作用,说这部伟大著作已经过时了。其实,《资本论》中的理论对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撇开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不谈,如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中所阐明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运行状况,对于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仍具有其他理论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当然,我这样讲绝不是要人们去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方案,而是在于提醒人们应注意运用《资本论》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和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使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邓小平同志在有些著作中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①，“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②，“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③，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④等，就是运用和发展了《资本论》中的理论，来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方大左先生的这部专著，对广大有志精读《资本论》的原著但又有一定困难的同志特别具有指导作用。作者在撰写时严格遵循了《资本论》原著的基本思路、内容和思维逻辑，严格遵循原著的基本理论，简繁得当，其目标在于解除读者阅读原著的困难，因而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学习和研究之用。写这样的著作非常值得提倡。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要写好这样的著作，需要作者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对《资本论》的精深理解和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所抱的严谨、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中，受到不少的教益。也相信此书的出版，会受到那些真正愿意学习《资本论》的同志的欢迎。有鉴于此，我愿意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大家。

宋 涛

1998年11月27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1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页。

序 二 关于阅读《资本论》的方法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方大左先生的《〈资本论〉引读》(三卷本)是他经历几十年刻苦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从头到尾阅读了这部著作。我认为,作者的写作态度严谨、认真,解说准确。在众多已出版的《资本论》引读著作中,方先生的这部著作有其独特之处。作者按照《资本论》的体系,逐篇、逐章、逐节地介绍,并且在各大段的解说中加上了自己的小标题,使各段之间的层次分明,这对于读者阅读原著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在不少地方还附上了外文,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原著。

方先生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这部著作对《资本论》的解说十分详细,作为一部《引读》著作是很完美的了。因此我只想就《资本论》的方法讲一点看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资本论》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抽象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如何用抽象力来分析经济形式呢?如何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基本要点是要弄清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这就

要求保证一些基本条件,清除掉对这一研究起干扰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在叙述中经常用“假定……”、“如果……”、“撇开……”、“抽象掉……”等说法,就是为了能在纯粹形态中进行研究。认真研究这些地方,弄清楚马克思为什么要假定一些条件,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然还有其他的阶级,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但是必须假定只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弄清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才能弄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

要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必须假定他们之间进行的是等价交换,一切商品交换也都是等价交换。用非等价交换、互相欺诈不可能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价值变动、对外贸易等因素也必须抽象掉,这也是在典型环境中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所要求的。

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假定工人局限于必要需要,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而奢侈消费也只属于资本家。如果把工人在繁荣时期也参与奢侈品消费的情况加进来,那么,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分为 $v + m$ 二个部分的情况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仅仅是获取更多的 m ,而且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压低 v 这一部分。但是,在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必须假定工人的劳动力是按照价值得到支付的,否则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先于工业资本,但是在研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时必须把它们先撇开不谈,因为从 G 直接变成 G' 只能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首先从生产过程来分析,暂时撇开了流通过程,暂时

撇开了流通过程中商品的实现问题。他假定资本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他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假定C的价值全部转移到商品上,也就是说,暂时撇开了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问题。

为了把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其他瓜分者即利息获取者和地租获取者暂时撇开不谈,只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才详细论述剩余价值的分割问题。

在研究扩大再生产之前,马克思先研究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在其趋势上不可能是简单再生产。但是,为了研究清楚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存在剥削关系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这种交换关系会受到阻碍,必须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在这种假定下得出了关于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的一般原则,然后再加进其他因素,探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价值中的C越来越大,而 v 却相应地变小,因此利润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当然,也存在着许多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但是,为了弄清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先要撇开这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待弄清这些基本规律之后再谈这些因素。

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要求,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要放在以后再谈,竞争也要在以后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却还要延伸。

由于叙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各个范畴在逻辑体系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因此对这些范畴的叙述必须符合逻辑体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叙述就可能出现阿尔都塞所说的“空白”、“沉默”,因此我们在阅读《资本论》时不可以用“看不见的看”的眼睛,而是应该用“看得见的看”的眼睛。要看到马克思著作中的“空白”的地方。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眼睛成为“看得见的看”的眼睛呢?我认

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弄清楚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把握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和逻辑体系,研究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程。

对读者来说,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无异于掌握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强有力的先进武器。我相信,从事任何理论研究的读者,只要他掌握了这一方法论,就会受到新的启迪,感受到新的推动力。

冯文光

1999年6月

于中共中央编译局

作者序 认真研读《资本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尽人皆知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资本论》所作科学分析中引出的结论。自从《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在我国全译出版至今已经整整有60年,而在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中读过《资本论》的却是微乎其微。其原因就是这部伟大著作不仅篇幅浩繁,而且颇为难读。毛泽东同志是反对说空话的,尤其反对冗长的空话,但是他说:“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①

《资本论》在当年的欧洲大陆常常被喻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②对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来说,则还存在着一个使《资本论》普及化的任务,把《资本论》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摆脱为少数人垄断的现象。“普及化”决不等于简化,更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

不是肤浅化,“‘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①,是把《资本论》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关键在于解除阅读的困难,而不是削减它的内容,降低传播的要求。本书就是本着这一目的所作出的努力。

学习《资本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理论的应用。应用理论就得先把理论读懂,在这个基础上方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有的人还没有把书读通,就妄谈理论联系实际,不过是想以谓之为“实际”的现状来取代普遍真理的指导罢了。在“资本”范畴已经成为口头禅的情况下,却不想去读一读《资本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态的流露。

《资本论》的写作史

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从写作《资本论》开始的。据已知情况,马克思自 1844 年就已开始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那时他才 26 岁,只是这个书稿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859 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是原写作计划六个分册的第一分册。此书出版后,马克思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书名出版他的全部经济学著作。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说:“这部著作是我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②《资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 页。

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已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

1883年,马克思逝世,留下了大批拟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作过预告:“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①恩格斯接替马克思工作,把遗稿编成《资本论》第二卷(即原计划的第二册),于1885年出版;1894年又编成《资本论》第三卷(即原计划的第三册)出版。但不久,恩格斯也在1895年逝世了。马克思的下余遗稿交由考茨基整理出版。这就是由考茨基编成并于1905至1910年陆续出版的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但是,考茨基不仅没有以《资本论》第四卷命名,而且擅自改变了原稿的结构,又有所删节。直到1954—1961年才由苏联恢复手稿原貌,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本书考虑到三卷《资本论》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篇幅已经十分庞大,所以对《资本论》第四卷,不拟作引读。

《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题,并不仅仅是因为此前出版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且是因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既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引出来的。批判决不等于斥责,而是扬弃,即批判地继承,批判中创新。这一点对于我们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大启发,即必须从批判旧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入手,决不可盲目地对前人的观点全盘加以否定或全盘加以肯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13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批判的是旧政治经济学,创建的则是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消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一切科学研究都会遇到认识上的困难,受到认知条件的限制,但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这就是说,任何经济观点都是带有阶级烙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不同于“经济学”而具有政派性。已故日本学者河上肇和我国卫兴华教授都指出过,“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历来就是通用的。^②这只要查一查英文字典就能够知道:political economy = economics,是指国家的经济状况。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只区分真理和谬误,只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上的许多谬误不仅有它的认识根源,还有它的阶级根源罢了。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③但是,生产是社会性质的活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个人孤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② 卫兴华:《关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问题》,见《内部文稿》1997年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页。

的生产,而且生产发展也是历史的。所以,“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①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生产一般”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是,这个一般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②资产者总想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永恒的、万古长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不是这样。“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③

《资本论》的对象和研究目的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他申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